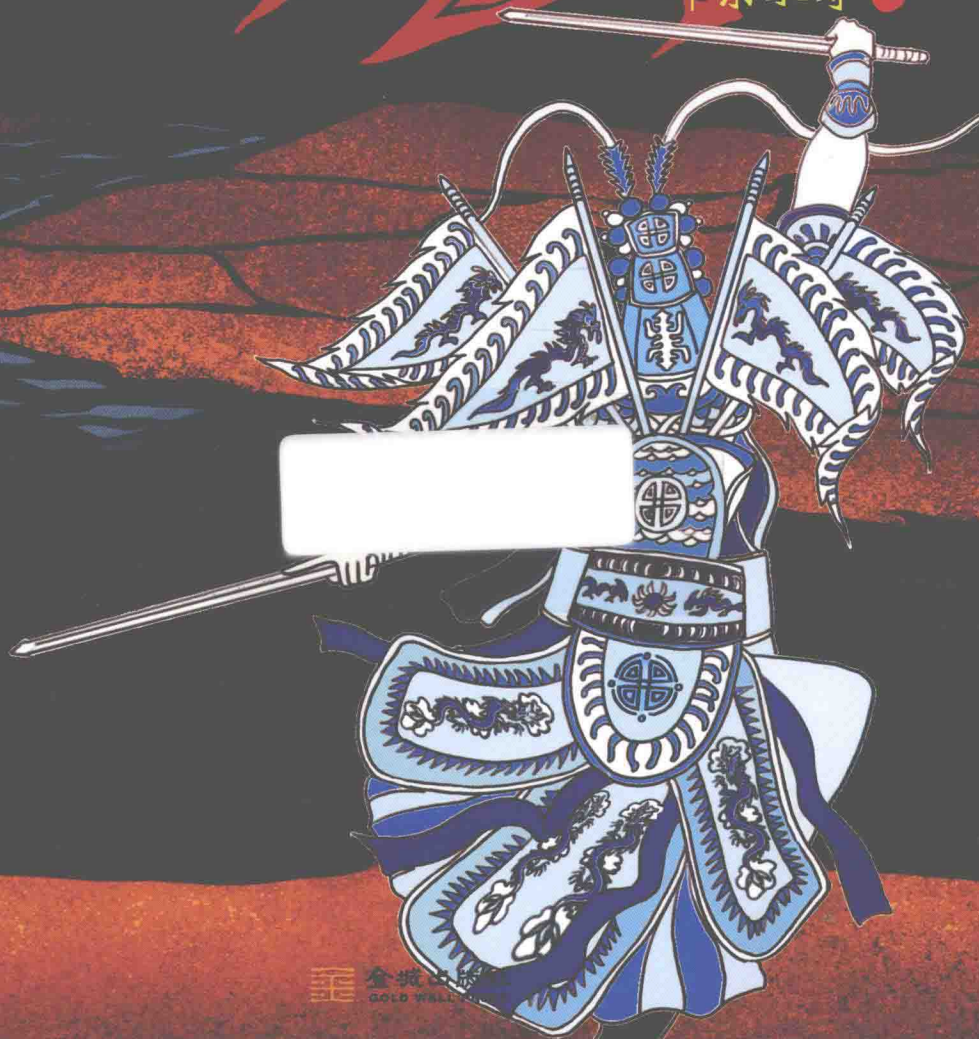


民俗局 异闻录

2

清河鬼戏

耳东水寿 著



· 本故事纯属虚构 ·

民调局 异闻录

2

清河鬼戏

耳东水寿 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调局异闻录. 2 / 耳东水寿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155-1054-5

I. ①民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3319号

民调局异闻录. 2

著 者 耳东水寿

责任编辑 李 健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0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054-5

定 价 32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(东区)14号楼 邮编: 100102
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
编辑部 (010) 64210080
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录

第一章	河底洞坑	/ 001
第二章	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	/ 007
第三章	下坑	/ 013
第四章	冰大尸	/ 020
第五章	财鼠	/ 027
第六章	走魂灯	/ 035
第七章	又见杨泉	/ 042
第八章	肖三达	/ 048
第九章	一人阵	/ 055
第十章	逢魔必诛	/ 064
第十一章	再见天日	/ 072
第十二章	谜（1）	/ 078
第十三章	谜（2）	/ 085

民俗局异闻录



第十四章	熟人	/ 092
第十五章	香港行	/ 100
第十六章	鬼宅?	/ 108
第十七章	玉塞	/ 115
第十八章	画中人	/ 122
第十九章	瘟神通	/ 129
第二十章	升级版 2.0	/ 136
第二十一章	朱雀女子学院	/ 143
第二十二章	典礼	/ 151
第二十三章	吴仁荻和邵一一	/ 158
第二十四章	玉	/ 166
第二十五章	异象	/ 173
第二十六章	尸油	/ 180

目录

第二十七章	惊变	/ 187
第二十八章	地宫	/ 194
第二十九章	吴仁荻的乱象	/ 201
第三十章	万能油	/ 208
第三十一章	陶项空	/ 216
第三十二章	前因	/ 223
第三十三章	灭祖	/ 230
第三十四章	赵敏敏	/ 237
第三十五章	追踪	/ 243
第三十六章	乱斗	/ 250
第三十七章	半尸	/ 258
第三十八章	陶赵双亡	/ 266
第三十九章	七五年	/ 273

民俗局异闻录



第四十章	陶何儒	/ 280
第四十一章	傀儡	/ 287
第四十二章	阴壁	/ 294
第四十三章	濮大个	/ 301
第四十四章	文身	/ 308

第一章

河底洞坑

为了满足孙胖子的好奇心，我也只能在老家多待一天。当天，爷爷三叔他们忙了一整天，为明天水坝关闸做好了准备。

当天夜里无话，第二天上午八点钟，等我和孙胖子到达河边时，水坝已经开始关闸。随着河流逐渐变窄，半个小时后，河水终于放干，原本终日隐藏在水下的河床终于见到了阳光。

河床两边的岸上，早就被姓沈的同族围住。等到水流一干，露出河底满是青苔的礁石，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随水流游走的鱼虾，在几处浅水沟里一蹦一蹦的。百十来个人跳下河床，沿着河道开始一路向下搜索。也就是几分钟的工夫，就有了成果。

“有了，镜的（金的）！”不远处，我的一个远房表哥已经喊岔了声，他手里托着一个金灿灿的元宝。周围的人看着他，一下子都躁动起来。

由他做样板，其他的人都弯着腰，在河床上进行地毯式的搜查。

“我这儿也有一个！”

“我这儿也有！”

“爸，前面好几个……妈的，可惜是银的。”

元宝越来越多，这些人的神经已经兴奋到了极点。

我站在河岸上，看着眼前的这个场景，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不过让我感到更不对劲儿的是孙胖子的反常行为。和前天晚上一样，他看见满地的元宝，竟然全无兴趣。这不像是我认识的孙大圣嘛。

“大圣，你不下去看看？”我开始引导起孙胖子来。哪知道他撇了撇嘴，说出一番道理来：“这里要是只有咱们两个，说什么我也要下去捡点。可现在上百号人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孙胖子顿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说道，“辣子，不是我说，你爷爷可是个精明的人。提前已经说好了，元宝捡上来后，要重新分配，最后还不知道是谁的呢。那我还下去干吗？”

“今天就算了，前天晚上那么好的机会，满地的元宝，也没见你动手。”

“你别提了，都是欧阳偏左那个老东西害的。没事吓唬我玩。”孙胖子说着掏出香烟，分给了我一根，他自己也点上一根，“在民调局的时候，欧阳偏左给我讲过各种鬼怪迷人的方法。其中就有一条也是恶鬼半夜送人金子银子的，不过天亮之后，那些金元宝、银元宝就变成了烧给死人用的纸元宝了。我当时想起欧阳偏左的鬼故事了，怕那些元宝天亮之后就变纸的了。唉……可惜了，就算分一半也有不少……”

我俩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笑时，河床那边出了状况。那些人一路捡拾元宝，开始还只是零星地捡到几个，随着向下游走得越远，捡到的元宝就越多，直到一个大水坑的附近。那些元宝出现的几率也达到了顶峰。原本走几十步才能看见一个元宝，现在在这个水坑的周围，密密麻麻的有上千个。而且基本上都是金元宝，少有几个银元宝混杂在其中。

现场上百号人的眼睛都直了，今天算来对了，把这些元宝分了，下辈

子就算躺着花都花不完。

元宝虽多，可也架不住“狼”多，十几分钟的时间，这些元宝就被瓜分得干干净净。再向下走，那些元宝就像绝迹了一样，无影无踪，再也找不出一个半个。

众人还不死心，在河床上来回又走了几趟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最后众人又回到了发现金元宝最多的地方——那个大水坑周围来碰碰运气。

这个水坑的直径大约有十米左右，坑里面的积水黑乎乎的深不见底。人群中忽然有人说道：“这个大坑里会不会还有金货？”有这个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。自打刚才在这里捡到那么多的金元宝，甚至有人想过，这些元宝是不是从这个大水坑里冒出来的？

我爹和我爷爷商量了一下，喊我拿出来一根撑船用的竹篙。我和孙胖子将竹篙子拿到他们眼前，我爹亲手接过了竹篙，将一头伸到眼前的这个大水坑里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往水坑里送。最后直到七八米长的竹篙还剩下不到半米，也没有探到水坑的深度。

我爹还想要试试水坑里的底，又将手中的竹篙向水底捅了捅。突然我爹的身子一侧歪，就要往水坑里掉。还好我手疾眼快，在我爹的身子失去重心的瞬间将他拉了回来。

爷爷看着惊魂未定的大儿子说道：“老大，你怎么搞的？没事吧？”

“下面有东西……”我爹的冷汗已经冒出来了，“他和我抢竹篙，差点把我拉进水里。”

爷爷听了一皱眉，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是你没站稳吗？”

我爹将他两只血淋淋的手掌翻了过来，“要不是水底下有东西和我抢，我的手能被竹篙划成这样？对了，那根竹篙子呢？”

周围的人这才注意到，按道理那根竹篙应该漂在水坑里露个头的，可现在水坑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

就在众人上百双眼睛盯着水坑的时候，突然咕嘟一声响，水坑的底部泛上来一朵大水花，有百十来个金元宝裹在翻滚的水花当中。紧接着，第二朵、第三朵水花都翻了出来，每一朵水花当中都卷裹着相当数量的金元宝。

水里面有金子！众人的眼睛又重新亮了起来。这时，水坑里水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勤，随着一连串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，水坑里的水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流去，就像水底下有一个强力的抽水机，将这些水瞬间抽走。

眼看着水没有了，众人走到前面都伸头向坑里看去。第一个伸头的是老道萧和尚，他刚一伸头就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！快退！”边喊边把身后的人向后推去。他身后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被他吓了一跳，接着就见坑里猛地冒出一股黑烟。因为有萧和尚的警告，大家都有了防备，也没出什么差错。

“都往后退！快！快退！”萧和尚又是连喊了几声。众人纷纷向后退去。一会儿的工夫，坑里又冒出来三四股黑烟。又等了二十多分钟，再也没有黑烟冒出来。

“这下边是什么东西？”爷爷往前走，要去坑口那儿看看，被我爹和三叔一把拦住，“你就别去添乱了。”好说歹说，他们才把爷爷劝住。

坑口那边，老道萧和尚坐在了地上，他脸色刷白，道袍的前襟已经被汗水浸透，低着头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周围的人都纷纷后退，不敢靠前，又舍不得走。

“来来来，都让让了。”我和孙胖子左推右挤走到坑口，站在上面向下看去，黑洞洞的看不到底。我们已经听不到坑中还有流水的声音，可能里面的水是某处地下水的分支，随着被放干的河水一起流走了。

孙胖子看看坑底又看看我，“辣子，能看出什么吗？”我摇摇头，

“挺正常的，看不出有什么不对。”

“你们俩，过来扶我一下……我站不起来了。”萧和尚哼哼唧唧地说道。

孙胖子可能天生和他相克，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，顿时有些幸灾乐祸，“老道，这就脚软了？我说你怎么能坚持在第一线的，原来是走不了……”

萧和尚瞪了他一眼，又无可奈何。要孙胖子去扶他，基本是不可能了。最后还是我过去把萧和尚扶了起来，“老萧，刚才你看见什么了？前天晚上唱鬼戏你都没这样。不会就是几股黑烟吧？”

萧和尚喘了口粗气，“别提了，下面是冤孽。”再问时，他就一个劲儿地摇头，连一个字都不肯说了。

这时，爷爷带着一帮人迎了过来，爷爷亲手扶住了萧和尚，“老萧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还死不了。”萧和尚冲着爷爷苦笑了一下，“先别扯了，赶快通知水坝上，让他们赶快开闸放水，我们办了件错事，这大清河干不得。”

爷爷还想问几句，萧和尚这时候已经急赤白脸了，“什么话以后再说！老沈头，要是晚了，别说你们村了，就连乡里、县里都要遭殃！要是真出了事，死不了一半人，我就跟你姓沈！”

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从萧和尚的表情上就能看出这事非同小可。爷爷让我爹打电话联系水坝，让他们开闸放水。

等我们所有人都回到岸上，开始等着水坝放水的时候，我爹的电话也打完了，不过传过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还没等开闸，水坝的配电室烧了，现在正在抢修，有一些配件要去县里拿，这一来一回加上维修的时间，怎么地也要一天的时间。

萧和尚听了就蔫了，瞪着河床上大坑的位置直发呆。我和孙胖子也在

观察那个大坑。除了那几团黑烟之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开始我们还以为冒出来的是尸气，但马上又否定了。尸气我和孙胖子见得多了，和刚才的黑烟完全不是一码事。

再问萧和尚，他就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，问得急了，他就冒出一句：“冤孽，下面的是冤孽。”

“老沈大叔，你这儿完事了？我听说你让水坝上要放水了？”村长一听说水坝要放水，就急忙赶过来。他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就把河床上的元宝捡干净了，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岔子。

“别提了，出事了……”爷爷指着远处河床上那个大坑，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还能有这事？萧大叔说里面是冤孽？”看周围人的表情不像是在撒谎，村长也挠头了，“这还真出事了。没什么法子解决这事吗？”

“老萧说了，”爷爷指了指还在瞪着大坑的萧和尚，“只能等大坝上把水再放下来，等水灌进大坑里面，可能就没事了。”

村长听了爷爷的话后也不言语了，他知道了大坝上机器出故障的事。过了一阵，村长想出了个主意，“反正大坝上的机器得一阵才能修好，这样吧，大家都回去，把河里捡上来的东西归拢一下。那个地方我派几个民兵守着，不让人靠近。等大坝开闸放了水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”

这也算个办法。爷爷劝了一阵子萧和尚，半推半劝地把萧老道带回了爷爷家。回去的路上，孙胖子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我老家这里的事已经开始有不受控制的趋势了，应该向民调局报告了。

电话打得不是时候，局里六位主任都不在家，接电话的是破军。我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，看看他能不能找到郝文明报告一下。

回了爷爷家没有耽搁，将众人在河床上捡到的元宝都收集起来，扣除了分给村里和族里的那部分，剩下的分给了全村每家派来捡金子的代表（还真让孙胖子猜对了）。差不多每家都分到九金二十银，二十九个元宝。

众人拿到元宝后一哄而散。爷爷在后面还千叮万嘱，财不可露白，千万不能让村子里以外的人看见。

自打进了爷爷家，萧和尚一直都是愁眉不展，在低着头想事。就连他捡的半袋子金元宝，都没兴趣拿，还是三叔替他拿出来的。

“老萧，别想太多了，一会儿大坝的机器修好了，开闸放上水，淹了那个大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你还是你的凌云观影视娱乐公司的董事长，你现在有了金子，也去拍几集电视剧去。咱们就找明星拍，谁有名找谁。没有名的找上门爬上炕都没用……”爷爷和他几十年的朋友，知道这老货平时好什么，一个劲儿地劝慰他。

没想到萧和尚只是不停地叹气，这在以前只要开个头，他就能说个没完没了的话题，现在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。

爷爷还想说点什么，院子里的大门突然打开，我们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冲了进来，“爷爷（村里姓沈的年轻人几乎都喊他爷爷），出大事了，我们的人没看住，有人进大坑里去了！”

事情倒霉就倒霉在刚才分了元宝的一个人身上，论起来我还得管他叫三表叔（不算太远，是我爹没出五服的表弟）。他回家时正赶上他住在邻村的小舅子来他家喝酒。其实酒都不用喝，刚才分到元宝时，他就已经醉了。

见到他小舅子时，一口酒没喝，已经是满口的醉话了。当着小舅子的面，我这位三表叔将他今天的劳动所得一股脑儿地倒在酒桌上，“你姐夫我有钱了！”

满桌子的金银元宝，他的那位小舅子一下子就傻了眼，一个劲地向他姐夫刨根问底，加上我的三表婶在旁边掺和，我这位三表叔一点都没隐瞒，将在河床上见到元宝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临了还加了一句自己的演义：“你别看河里的元宝没有了，可是在河里有个大深坑，里面有的是金元宝，我看得真真的，数都数不清。”

他小舅子一听，酒也不喝了，穿上衣服就回了邻村家中，左邻右里找了七八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小伙子，带上家伙就往河边赶。他们村子在下游，沿着河道一直向上走，没多久就看见了那个大坑，远远地还有两个民兵在看守着。

这七八个小伙子也不客气，直奔大坑冲过去。看坑的民兵看见还拦了一下，他俩说是叫民兵，一人手里也就是一根棍子，对着七八个大小伙子，没过一会儿，就被打趴在地上。两个民兵还劝了几句：“别下去，这坑里有妖怪。”不过，这个时候，已经没人听他俩的话了。

这些小伙子绑好绳子，一个胆大的拿着手电筒先从绳子上滑了下去。

没多久就听见他喊道：“下边都是金子！下来！都下来拿！”

有了他这一句话，剩下的小伙子一个接一个都顺着绳子滑了下去。结果却没有一个人上来。上面两个民兵看出事情不好，互相搀扶着起来，向村长和爷爷来报信。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爷爷的头都大了，对我爹吼了一声：“快跟坝上说，机器修好了也别放水！”回头披上衣服就往外跑，跑到门口想起来萧和尚还在，又回头对萧老道说道：“老萧，你不去看看吗？”

没想到，到了这时候，萧老道突然镇定下来，刚才他脸上还有一点惶恐不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“你先去吧，我去观里拿点东西。小辣子和孙厅长跟我走一趟，帮我搭把手。”

爷爷这时也顾不上他了，“那你快点。”说完转身向河边跑去。

看着爷爷越走越远，萧和尚这才起身说道：“走吧，跟着我去拿点东西。”

“拿东西？老道，你不是想溜吧？”孙胖子皮笑肉不笑地说道。

萧和尚也不生气，只是慢悠悠地看着我和孙胖子，看着看着突然来了一句：“你们那儿现在谁主事？是高亮还是肖三达？”

我和孙胖子被萧和尚这句话吓了一跳。孙胖子眨巴眨巴眼睛问了一句：“肖三达是谁？”

萧老道看了孙胖子一眼，他眼中的光芒有些暗淡了，“你们不知道肖三达？看来做主的是高亮了。对了，现在应该不叫‘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’了吧？当初高亮就主张是要改名字的。”萧和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若有似无地笑了一下，好像在回味当年的时光。

眼前的这个邋遢老道，我从小就认识他，差点就做了他的徒弟。还是他教我用黑狗血洗头来遮住天眼的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他就是一个好财好色的邋遢老道士，没想到，他好像还和民调局有着相当深的渊源。

我说道：“现在叫民俗事务调查研究局了，我和大圣都是一室的人。”

“呵呵！”萧和尚一阵轻笑，“我就知道你们俩不是什么厅长、处长的。还是当初‘特别办’的老法子，也没见高亮有什么高招。”

萧和尚没有动的意思。看着爷爷已经去了河床那边，我待不住了，“高亮怎么想的，以后你去问他吧。你在坑里到底看见什么了？现在能说了吧？”

终于，萧和尚把怀旧的思绪收了回来，看着我又笑了一下，“坑里是什么东西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跟我去拿家伙吧。”说着不再理会我和孙胖子，拔脚离开了爷爷家的院子。

我和孙胖子互相看了一眼，这老道士和民调局那几个主任一个毛病，说完话拔腿就走，不带理会其他人的。没办法，我们俩只得跟在他后面。

孙胖子问我：“辣子，看不出来这花老道还不简单，他说的‘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’是什么？还有那个肖三达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郝文明以前讲过民调局的历史，不过孙胖子不感兴趣，根本就沒往心里记。不过我对民调局的由来还是很感兴趣的：“‘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’好像是民调局的前身，民调局是八几年才改的名字。至于那个肖三达嘛，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，可能是以前‘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’的老人吧。”

萧和尚的凌云观影视娱乐有限公司就在村子的边上。小时候我还来玩过几次，现在看起来，除了观前的招牌变了，剩下的也没有多大的出入。

萧和尚直接把我们俩带进了大殿，在元始天尊的塑像下面翻出了一个皮箱子。萧和尚倒也不避讳我和孙胖子，当着我们的面，打开了箱子。

箱子里的东西我和孙胖子看着就眼熟，各式各样的老式证件，几千